

韓詩外傳

自九至十

□ 12  
1339  
5





明口口  
第 1339  
卷 5 止

韓詩外傳卷之九

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。孟子輟然中止。乃復進。其母知其誼也。呼而問之曰。何爲中止。對曰。有所失復得。其母引刀裂其織。以此誡之。自是之後。孟子不復誼矣。孟子少時。東家殺豚。孟子問其母曰。東家殺豚何爲。母曰。欲啖汝。其母自悔而言曰。吾懷妊是子。席不正不坐。割不正不食。胎教之也。今適有知而欺之。是教之不信也。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。明不欺也。詩曰。宜爾子孫。繩繩兮。言賢母使子賢。

詩外傳

卷之九



也。

田子爲相三年歸休。得金百鎰。奉其母。母曰。子安得此金。對曰。所受俸祿也。母曰。爲相三年不食乎。治官如此。非吾所欲也。孝子之事親也。盡力致誠。不義之物不入於館。爲人子不可不孝也。子其去之。田子愧慙走出。造朝還金。退請就獄。王賢其母。說其義。卽舍田子罪。令復爲相。以金賜其母。詩曰。宜爾子孫。繩繩兮。

孔子行聞哭聲甚悲。孔子曰。驅驅。前有賢者。至則

臯魚也。被褐擁鎌。哭於道傍。孔子辟車。與之言曰。子非有喪。何哭之悲也。臯魚曰。吾失之三矣。少而學游諸侯。以後吾親。失之一也。高尚吾志。間吾事君。失之二也。與友厚而小絕之。失之三也。樹欲靜而風不止。子欲養而親不待也。往而不可得見者。親也。吾請從此辭矣。立槁而死。孔子曰。弟子誠之足以識矣。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。子路曰。有人於斯。夙興夜寐。手足胼胝。而面目黧黑。樹藝五穀。以事其親。而無孝子之名者。何也。孔子



曰。吾意者身未敬邪。色不順邪。辭不遜邪。古人有言曰。衣歟。食歟。曾不爾卽。子勞以事其親。無此三者。何爲無孝之名。意者所友非仁人邪。坐。語汝。雖有國士之力。不能自舉其身。非無力也。執不便也。是以君子入則篤孝。出則友賢。何爲其無孝子之名。詩曰。父母孔邇。

伯牙鼓琴。鍾子期聽之。方鼓琴。志在山。鍾子期曰。善哉。鼓琴。巍巍乎如太山。志在流水。鍾子期曰。善哉。鼓琴。洋洋乎若江河。鍾子期死。伯牙擗琴絕絃。

終身不復鼓琴。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。非獨琴如此。賢者亦有之。苟非其時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。

秦攻魏破之。少子亡而不得。令魏國曰。有得公子者。賜金千斤。匿者罪至十族。公子乳母與俱亡。人謂乳母曰。得公子者賞甚重。乳母當知公子處。而言之。乳母應之曰。我不知其處。雖知之。死則死。不可以言也。爲人養子。不能隱而言之。是畔上畏死。吾聞忠不畔上。勇不畏死。凡養人子者。生之。非務



殺之也。豈可見利與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。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。遂與公子俱逃澤中。秦軍見而射之。乳母以身蔽之。著十二矢。遂不令中公子。秦王聞之。饗以太牢。且爵其兄爲大夫。詩曰。我心匪石。不可轉也。

子路曰。人善我。我亦善之。人不善我。我不善之。子貢曰。人善我。我亦善之。人不善我。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。顏回曰。人善我。我亦善之。人不善我。我亦善之。三子所持各異。問於夫子。夫子曰。由之所持。

蠻貊之言也。賜之所言。朋友之言也。回之所言。親屬之言也。詩曰。人之無良。我以爲兄。

齊景公縱酒。醉而解衣冠。鼓琴以自樂。顧左右曰。仁人亦樂此乎。左右曰。仁人耳目猶人。何爲不樂乎。景公曰。駕車以迎晏子。晏子聞之。朝服而至。景公曰。今者寡人此樂。願與大夫同之。晏子曰。君言過矣。自齊國五尺已上。力皆能勝嬰與君。所以不敢者。畏禮也。故自天子無禮。則無以守社稷。諸侯無禮。則無以守其國。爲人上無禮。則無以使其下。



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。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。兄弟無禮則不同居。人而無禮不若過死。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。寡人不仁無良。左右淫酒寡人。以至於此。請殺左右以補其過。晏子曰。左右無過。君好禮則有禮者至。無禮者去。君惡禮則無禮者至。有禮者去。左右何罪乎。景公曰。善哉。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。晏子辭去。景公拜送。詩曰。人而無禮。胡不遄死。

傳曰。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。丘在乎。丘在乎。子貢應之曰。君子尊賢而容衆。嘉善而矜不能。親內及外。己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子何言吾師之名焉。堂衣若曰。子何年少言之。絞。子貢曰。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。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。子之言絞。是以絞之也。堂衣若曰。吾始以鴻之力。今徒翼耳。子貢曰。非鴻之力。安能舉其翼。詩曰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。顏鄧聚主鳥而亡之。景公怒而欲殺之。晏子曰。夫鄧聚有死罪四。請數而誅之。景公曰。諾。晏子曰。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。是



罪一也。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。是罪二也。使四國諸侯聞之。以吾君重鳥而輕士。是罪三也。天子聞之。必將貶絀吾君。危其社稷。絕其宗廟。是罪四也。此四罪者。故當殺無赦。臣請加誅焉。景公曰。止。此亦吾過矣。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。詩曰。邦之司直。

魏文侯問於解狐曰。寡人將立西河之守。誰可用者。解狐對曰。荆伯柳者。賢人。殆可。文侯將以荆伯柳爲西河守。荆伯柳問左右。誰言我於吾君。左右

皆曰。解狐。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。子乃寬臣之過也。言於君。謹再拜謝。解狐曰。言子者公也。怨子者吾私也。公事已行。怨子如故。張弓射之。走十步而沒。可謂勇矣。詩曰。邦之司直。

楚有善相人者。所言無遺。美聞於國中。莊王召見而問焉。對曰。臣非能相人也。能相人之友者也。觀布衣者。其友皆孝悌篤謹。畏令。如此者。家必日益而身日安。此所謂吉人者也。觀事君者。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。如此者。措事日益。官職日進。此所謂



吉臣者也。人主朝臣多賢。左右多忠。主有失敗。皆交爭正諫。如此者。國日安。主日尊。名聲日顯。此所謂吉主者也。臣非能相人也。觀友者也。王曰。善。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。始遇之於是也。詩曰。彼己之子。邦之彥兮。

孔子出遊少源之野。有婦人中澤而哭。其音甚哀。孔子使弟子問焉。曰。夫人何哭之哀。婦人曰。鄉者刈耨薪。亡吾耨簪。吾是以哀也。弟子曰。刈耨薪而亡耨簪。有何悲焉。婦人曰。非傷亡簪也。蓋不忘故也。

也。

傳曰。君子之聞道。入之於耳。藏之於心。察之以仁。守之以信。行之以義。出之以遜。故人無不虚心而聽也。小人之聞道。入之於耳。出之於口。苟言而已。譬如飽食而嘔之。其不惟肌膚無益。而於志亦戾矣。詩曰。胡能有定。

孔子與子貢。子路。顏淵遊於戎山之上。孔子喟然歎曰。二三子各言爾志。予將覽焉。由爾何如。對曰。得白羽如月。赤羽如日。擊鐘鼓者。上聞於天下。槩



於地。使將而攻之。惟由爲能。孔子曰。勇士哉。賜爾何如。對曰。得素衣縞冠。使於兩國之間。不持尺寸之兵。升斗之糧。使兩國相親如弟兄。孔子曰。辯士哉。回爾何如。對曰。鮑魚不與蘭茝同筭而藏。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。二子已言。回何言哉。孔子曰。回有鄙之心。顏淵曰。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。使城郭不治。溝池不鑿。陰陽和調。家給人足。鑄庫兵以爲農器。孔子曰。大士哉。由來區區。汝何攻。賜來便。便汝何使。願得之冠爲子宰焉。

賢士不以恥食。不以辱得。老子曰。名與身孰親。身與貨孰多。得與亡孰病。是故甚愛必大費。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。知止不殆。可以長久。大成若缺。其用不敝。大盈若冲。其用不窮。大直若詘。大辯若訥。大巧若拙。其用不屈。罪莫大於多欲。禍莫大於不知足。故知足之足常足矣。

孟子妻獨居踞。孟子入戶視之。白其母曰。婦無禮。請去之。母曰。何也。曰。踞。其母曰。何知之。孟子曰。我親見之。母曰。乃汝無禮也。非婦無禮。禮不云乎。將



言外傳 八  
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。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。是汝之無禮也。非婦無禮也。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。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。

孔子出衛之東門。逆姑布子卿曰。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。必相我者也。志之。姑布子卿亦曰。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。孔子下步。姑布子卿迎而視之。五十步從而望之。五十步。顧子貢曰。是何爲者也。子貢曰。賜之師也。所謂魯孔丘也。姑布子卿

曰。是魯孔丘歟。吾固聞之。子貢曰。賜之師何如。姑布子卿曰。得堯之顙。舜之目。禹之頸。臯陶之喙。從前視之。益益乎似有王者。從後視之。高肩弱脊。此惟不及四聖者也。子貢吁然。姑布子卿曰。子何患焉。汗面而不惡。葭喙而不藉。遠而望之。羸乎若喪家之狗。子何患焉。子何患焉。子貢以告孔子。孔子無所辭。獨辭喪家之狗耳。曰。丘何敢乎。子貢曰。汗面而不惡。葭喙而不藉。賜以知之矣。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。子曰。賜。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。旣斂



而樽布器而祭。顧望無人。意欲施之。上無明王。下無賢士。方伯王道衰。政教失。強陵弱。眾暴寡。百姓縱心。莫之綱紀。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。丘何敢乎。修身不可不慎也。嗜慾侈則行虧。讒毀行則害成。患生於忿怒。禍起於纖微。汗辱難前。灑敗失不復追。不深念遠慮。後悔何益。徼幸者。伐性之斧也。嗜慾者。逐禍之馬也。謾誕者。趨禍之路也。毀於人者。困窮之舍也。是故君子不徼幸。節嗜慾。務忠信。無

毀於一人。則名聲尚尊。稱爲君子矣。詩曰。何其處兮。必有與也。

君子之居也。綏如安裘。晏如覆杆。天下有道。則諸侯畏之。天下無道。則庶人易之。非獨今日。自古亦然。管者。范蠡行游。與齊屠地居。奄忽龍變。仁義沈浮。湯湯慨慨。天地同憂。故君子居之。安得自若。詩曰。心之憂矣。其誰知之。

田子方之魏。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。太子再拜謁田子方。田子方不下車。太子不說。曰。敢問何



如則可以驕人矣。田子方曰：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。由此觀之，則貧賤可以驕人矣。夫志不得，則授履而適秦楚耳。安往而不得貧賤乎？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。田子方遂不下車。太子自欲請戴晉生弊衣冠而往見梁王。梁王曰：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，先生不留，今過寡人邪？戴晉生欣然而笑，仰而永嘆曰：嗟乎！由此觀之，君曾不足與游也。君不見大澤中雉乎？五步一噉，終日乃飽。羽毛悅澤，光照於日月，奮翼爭鳴，聲響於陵澤。

者何？彼樂其志也。援置之困倉中，常噉梁粟，不旦時而飽，然猶羽毛憔悴，志氣益下，低頭不鳴。夫食豈不善哉？彼不得其志故也。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，豈食不足？竊慕君之道耳。臣始以君為好士，天下無雙，乃今見君不好士，明矣。辭而去，終不復往。

楚莊王使使賚金百斤，聘北郭先生。先生曰：臣有箕箒之使，願入計之。卽謂婦人曰：楚欲以我為相，今日相卽結駟列騎，食方丈於前。如何？婦人曰：夫



子以織屨爲食。食粥。躩履。無怵惕之憂者。何哉。與物無治也。今如結駟列騎。所安不過容膝。食方丈於前。所甘不過一肉。以容膝之安。一肉之味。而殉楚國之憂。其可乎。於是遂不應聘。與婦去之。詩曰。彼美淑姬。可與晤言。

傳曰。魯戎將由余使秦。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。對曰。古有國者。未嘗不以恭儉也。失國者。未嘗不以驕奢也。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。及至布衣之所以亡。繆公然之。於是告內史王繆曰。鄰國有

聖人。敵國之憂也。由余聖人也。將奈之何。王繆曰。夫戎王居僻陋之地。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。君其遺之女樂。以淫其志。亂其政。其臣下必疎。因爲由余請緩期。使其君臣有間。然後可圖。繆公曰。善。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。遺戎王。爲由余請期。戎王大悅。許之。於是張酒聽樂。日夜不休。終歲淫縱。卒馬多死。由余歸。數諫不聽。去之秦。秦公子迎拜之上。卿。遂并國十二。辟地千里。

子夏過曾子。曾子曰。入食。子夏曰。不爲公費乎。曾



子曰。君子有三費。飲食不在其中。君子有三樂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。子夏曰。敢問三樂。曾子曰。有親可畏。有君可事。有子可遺。此一樂也。有親可諫。有君可去。有子可怒。此二樂也。有君可喻。有友可助。此三樂也。子夏曰。敢問三費。曾子曰。少而學。長而忘。此一費也。事君有功而輕負之。此二費也。久交友而中絕之。此三費也。子夏曰。善哉。謹身事一言。愈於終身之誦。而事一士。愈於治萬民之功。夫人不可以不知也。吾嘗菑焉。吾田。暮歲不收。土莫不

然。何況於人乎。與人以實。雖疎必密。與人以虛。雖戚必疎。夫實之與實。如膠如漆。虛之與虛。如薄冰之見晝日。君子可不留意哉。詩曰。神之聽之。終和且平。

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。田無宇譏之曰。出於室。何爲者也。晏子曰。家臣也。田無宇曰。位爲中卿。食田七十萬。何用是人爲畜之。晏子曰。棄老取少。謂之瞽。貴而忘賤。謂之亂。見色而說。謂之逆。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。



夫鳳凰之初起也。翾翾十步之雀。嗉呷而笑之。及其升於高。一詘一信。展而雲間。藩木之雀。超然自知不及遠矣。士褐衣縵著。未嘗完也。糲藿之食。未嘗飽也。世俗之士。卽以爲羞耳。及其出則安。百議用則延民命。世俗之士。超然自知不及遠矣。詩曰。正是國人。胡不萬年。

齊王厚送女。欲妻屠牛。吐屠牛吐辭。以疾。其友曰。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。何爲辭之。吐應之曰。其女醜。其友曰。子何以知之。吐曰。以吾屠知之。其友

曰。何謂也。吐曰。吾肉善而去若少耳。吾肉不善。雖以吾附益之。尚猶賈不售。今厚送子。子醜故耳。其友後見之。果醜。傳曰。目如擗杏。齒如編貝。

傳曰。孔子過康子。子張子夏從。孔子入坐。二子相與論。終日不決。子夏辭氣甚隘。顏色甚變。子張曰。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。徐言閭閻。威儀翼翼。後言先默。得之推讓。巍巍乎蕩蕩乎。道有歸矣。小人之論也。專意自是。言人之非。瞋目搯腕。疾言噴噴。口沸目赤。一幸得勝。疾笑噬噬。威儀固陋。辭氣鄙俗。



是以君子賤之也。

韓詩外傳卷之九終

韓詩外傳卷之十

齊桓公逐白鹿。至麥丘之邦。遇人曰。何謂者也。對曰。臣麥丘之邦人。桓公曰。叟年幾何。對曰。臣年八十有三矣。桓公曰。美哉。與之飲。曰。叟盍為寡人壽也。對曰。野人不知為君王之壽。桓公曰。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。邦人奉觴再拜曰。使吾君固壽。金玉之賤。人民是寶。桓公曰。善哉。祝乎。寡人聞之矣。至德不孤。善言必再。叟盍優之。邦人奉觴再拜曰。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。賢者在側。諫者得入。桓公



詩外傳  
曰善哉。祝乎。寡人聞之。至德不孤。善言必三。叟盍  
優之。邦人奉觴再拜曰。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  
君。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。桓公不說曰。此言  
者。非夫前二言之祝。叟其革之矣。邦人潛然而涕  
下曰。願君熟思之。此一言者。夫前二言之上也。臣  
聞子得罪於父。可因姑姊妹謝也。父乃赦之。臣得  
罪於君。可使左右謝也。君乃赦之。咎者桀得罪於  
臣也。至今未有爲謝也。桓公曰。善哉。寡人賴宗廟  
之福。社稷之靈。使寡人遇叟於此。扶而載之。自御

以歸。薦之於廟而斷政焉。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。  
一匡天下。不以兵車者。非獨管仲也。亦遇之於是。  
詩曰。濟濟多士。文王以寧。

鮑叔薦管仲曰。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。寬惠柔愛。  
臣弗如也。忠信可結於百姓。臣弗如也。制禮約法。  
於四方。臣弗如也。決獄折中。臣弗如也。執枹鼓立  
於軍門。使士卒勇。臣弗如也。詩曰。濟濟多士。文王  
以寧。

晉文公重耳亡過曹。里鳧須從。因盜重耳資而亡。



重耳無糧。餒不能行。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。然後能行。及重耳反國。國中多不附重耳者。於是里鳧須造見曰。臣能安晉國。文公使人應之曰。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。欲安晉也。里鳧須曰。君沐邪。使者曰。否。鳧須曰。臣聞沐者其心倒。心倒者其言悖。今君不沐。何言之悖也。使者以聞。文公見之。里鳧須仰首曰。離國久。臣民多過君。君反國而民皆自危。里鳧須又襲竭君之資。避於深山。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。天下莫不聞。臣之爲賊亦大矣。罪至十族。

未足塞責。然君誠赦之罪。與驂乘遊於國中。百姓見之。必知不念舊惡。人自安矣。於是文公大悅。從其計。使驂乘於國中。百姓見之。皆曰。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。吾何懼也。是以晉國大寧。故書云。文王卑服。卽康功田功。若里鳧須。罪無赦者也。詩曰。濟濟多士。文王以寧。

傳曰。言爲王之不易也。大命之至。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。天子曰。大命旣至矣。如之何憂之長也。授天子策一矣。曰。敬享以祭。永



主天命。畏之無疆。厥躬無敢寧。授天子策二矣。曰。敬之。夙夜伊祝。厥躬無怠。萬民望之。授天子策三矣。曰。天子南面受於帝位。以治爲憂。未以位爲樂也。詩曰。天難忱斯。不易惟王。

君子溫儉。以求於仁。恭讓以求於禮。得之自是。不得自是。故君子之於道也。猶農夫之耕。雖不獲年之優。無以易也。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。季歷歷有子曰昌。太伯知大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。太伯去之。吳。大王將死。謂曰。我死。汝往讓兩兄。彼卽

不來。汝有義而安。大王薨。季之吳。告伯仲。伯仲從季而歸。羣臣欲伯之立。季又讓。伯謂仲曰。今羣臣欲我立。季又讓。何以處之。仲曰。刑有所謂矣。要於扶微者。可以立季。季遂立而養文王。文王果受命而王。孔子曰。太伯獨見。王季獨知。伯見父志。季知父心。故大王太伯王季。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。詩曰。自太伯王季。惟此王季。因心則友。則友其兄。則篤其慶。載錫之光。受祿無喪。奄有四方。此之謂也。太伯反吳。吳以爲君。至夫差二十八世。



而滅。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。魏王曰。亦有寶乎。齊王曰。無有。魏王曰。若寡人之小國也。尚有徑寸之珠。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。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。齊王曰。寡人之所以爲寶。與王異。吾臣有檀子者。使之守南城。則楚人不敢爲寇。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。吾臣有盼子者。使之守高唐。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。吾臣有黔夫者。使之守徐州。則燕人祭北門。趙人祭西門。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。

吾臣有種首者。使之備盜賊。而道不拾遺。吾將以照千里之外。豈特十二乘哉。魏王慙。不懌而去。詩曰。辭之懌矣。民之莫矣。

東海有勇士曰菑丘訢。以勇猛聞於天下。遇神淵。曰。飲馬。其僕曰。飲馬於此者。馬必死。曰。以訢之言。飲之。其馬果沈。菑丘訢去朝服。拔劍而入。三日三夜。殺三蛟。一龍而出。雷神隨而擊之。十日十夜。眇其左目。要離聞之。往見之。曰。訢在乎。曰。送有喪者。往見訢於墓。曰。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。眇子左目。



夫天怨不全日。人怨不旋踵。至今弗報。何也。叱而去。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。要離歸。謂門人曰。菑丘訖。天下之勇士也。今日我辱之人中。是其必來攻我。暮無閉門。寢無閉戶。菑丘訖。果夜來。拔劍住。要離頸。曰。子有死罪三。辱我以人中。死罪一也。暮不閉門。死罪二也。寢不閉戶。死罪三也。要離曰。子待我一言來謁。不肖一也。拔劍不刺。不肖二也。刃先辭後。不肖三也。能殺我者。是毒藥之死耳。菑丘訖引劍而去。曰。嘻。所不若者。天下惟此子爾。傳曰。公

子目夷以辭得國。今要離以辭得身。言不可不支。猶若此乎。詩曰。辭之懌矣。民之莫矣。傳曰。齊使使獻鴻於楚。鴻渴。使者道飲鴻。獲笞潰。失。使者遂之楚。曰。齊使臣獻鴻。鴻渴道飲。獲笞潰。失。臣欲亡。爲失兩君之使。不通。欲拔劍而死。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。獲笞在此。願以汙事。楚王賢其言。辯其詞。因留而賜之。終身以爲上客。故使者必矜文辭。喻誠信。明氣志。解結申屈。然後可使也。詩曰。辭之懌矣。民之莫矣。



扁鵲過虢侯。世子暴病而死。扁鵲造宮曰。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。得無有急乎。曰。世子暴病而死。扁鵲曰。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。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。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爲醫也。以莞爲席。以芻爲狗。北面而祝之。發十言耳。諸扶輿而來者。皆平復如故。子之方豈能若是乎。扁鵲曰。不能。又曰。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。踰跗之爲醫也。榻木爲腦。芷草爲軀。吹竅定腦。死者復生。子之方豈能若是乎。扁鵲曰。不能。中庶子曰。苟如子

之方。譬如以管窺天。以錐刺地。所窺者大。所見者小。所刺者巨。所中者少。如子之方。豈足以變童子哉。扁鵲曰。不然。事故有昧投而中。蝨頭掩目而別。白黑者。夫世子病。所謂尸蹶者。以爲不然。試入診世子。股陰當溫。耳焦焦如有啼者聲。若此者皆可活也。中庶子遂入診世子。以病報虢侯。聞之。足跣而起。至門曰。先生遠辱。幸臨寡人。先生幸而治之。則糞土之息。得蒙天地載長爲人。先生弗治。則先犬馬填壑矣。言未卒而涕泣沾襟。扁鵲入。砥鍼礪



石取三陽五輪。爲先軒之竈。八拭之。陽子同藥。子明炎。陽子游按磨。子儀反神。子越扶形。於是世子復生。天下聞之。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。扁鵲曰。吾不能起死人。直使夫當生者起。死者猶可藥。而況生乎。悲夫。罷君之治。無可藥而息也。詩曰。不可救藥。言必亡而已矣。

楚丘先生披蓑帶索。往見孟嘗君。孟嘗君曰。先生老矣。春秋高矣。多遺忘矣。何以教文。楚丘先生曰。惡君謂我老。惡君謂我老。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。

乎。追車赴馬乎。逐麋鹿搏豹虎乎。吾則死矣。何暇老哉。將使我深計遠謀乎。定猶豫而決嫌疑乎。出正辭而當諸侯乎。吾乃始壯耳。何老之有。孟嘗君赧然汗出。至踵曰。文過矣。文過矣。詩曰。老夫灌灌。齊景公游於牛山之上。而北望齊。曰。美哉國乎。鬱鬱泰山。使古而無死者。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。俯而泣沾襟。國子高子曰。然。臣賴君之賜。疏食惡肉。可得而食也。駑馬柴車。可得而乘也。且猶不欲死。況君乎。俯泣。晏子曰。樂哉今日嬰之游也。見怯君。



一而諛臣二。使古而無死者。則太公至今猶存。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。惟事之恤。何暇念死乎。景公慙而舉觴自罰。因罰二臣。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。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。有鄙夫乃相與食之。繆公曰。此駁馬之肉。不得酒者死。繆公乃求酒。徧飲之。然後去。明年。晉師與繆公戰。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。甲已墮者六矣。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。吾君仁而愛人。不可不死。還擊晉之左格右。免繆公之死。

傳曰。卞莊子好勇。母無恙時。三戰而三北。交游非之。國君辱之。卞莊子受命。顏色不變。及母死三年。魯興師。卞莊子請從。至見於將軍曰。前猶與母處。是以戰而北也。辱吾身。今母沒矣。請塞責。遂走敵而鬪。獲甲首而獻之。請以此塞一北。又獲甲首而獻之。請以此塞再北。將軍止之曰。足。不止。又獲甲首而獻之。曰。請以此塞三北。將軍止之曰。足。請爲兄弟。卞莊子曰。夫北以養母也。今母歿矣。吾責塞矣。吾聞之。節士不以辱生。遂奔敵。殺七十人而死。



君子聞之曰。三北已塞責。又滅世斷宗。士節小具矣。而於孝未終也。詩曰。靡不有初。鮮克有終。天子有爭臣七人。雖無道不失其天下。管殷王紂。殘賊百姓。絕逆天道。至斲朝涉。剗孕婦。脯鬼侯。醢梅伯。然所以不亡者。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。微子去之。箕子執囚爲奴。比干諫而死。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。諸侯有爭臣五人。雖無道不失其國。吳王夫差爲無道。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。然所以不亡者。有伍子胥之故也。胥以死。越王勾踐欲伐之。

范蠡諫曰。子胥之計策。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。子胥死後三年。越乃能攻之。大夫有爭臣三人。雖無道不失其家。季氏爲無道。僭天子。舞八佾。旅泰山。以雍徹。孔子曰。是可忍也。孰不可忍也。然不亡者。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。故曰。有諤諤爭臣者。其國昌。有默默諛臣者。其國亡。詩曰。不明爾德。時無背無側。爾德不明。以無陪無卿。言大王咨嗟痛殷商。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。齊桓公出遊。遇一丈夫。褒衣應步。帶著桃笈。桓公



怪而問之曰。是何名。何經所在。何篇所居。何以斥逐。何以避余。丈夫曰。是名二桃。桃之爲言亡也。夫日日慎桃。何患之有。故亡國之社。以戒諸侯。庶人之戒。在於桃爰。桓公說其言。與之共載。來年正月。庶人皆佩。詩曰。殷監不遠。

齊桓公置酒。令諸侯大夫曰。後者飲一經程。管仲後當飲一經程。飲其一半而棄其半。桓公曰。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。何也。管仲曰。臣聞之。酒入口者。舌出。舌出者。棄身。與其棄身。不寧棄酒乎。桓公

曰。善。詩曰。荒湛于酒。

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。楚王聞之。謂左右曰。齊遣晏子。使寡人之國。幾至矣。左右曰。晏子。天下之辯士也。與之議國家之務。則不如也。與之論往古之術。則不如也。王獨可以與晏子坐。使有司束人過王。王問之。使言齊人善盜。故束之。是宜可以困之。王曰。善。晏子至。卽與之坐。圖國之急務。辨當世之得失。再舉再窮。王默然無以續語。居有間。束徒以過之。王曰。何爲者也。有司對曰。是齊人善盜。束而



詣吏王欣然大笑曰。齊乃冠帶之國。辯士之化。固善盜乎。晏子曰。然。固取之。王不見夫。江南之樹乎。名橘。樹之江北。則化為枳。何則。地土使然爾。夫子處齊之時。冠帶而立。儼有伯夷之廉。今居楚而善盜。意土地之化使然爾。王又何怪乎。詩曰。無言不讐。無德不報。

吳延陵季子遊於齊。見遺金。呼牧者取之。牧者曰。子居之高。視之下。貌之君子。而言之野也。吾有君不君。有友不友。當暑衣裘。君疑取金者乎。延陵子

淵願淵  
當作回

知其為賢者。請問姓字。牧者曰。子乃皮相之士也。何足語姓字哉。遂去。延陵季子立而望之。不見。乃止。孔子曰。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

顏淵問於孔子曰。淵願貧如富。賤如貴。無勇而威。與士交通。終身無患。難亦且可乎。孔子曰。善哉。回也。夫貧而如富。其知足而無欲也。賤而如貴。其讓而有禮也。無勇而威。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。終身無患。難其擇言而出之也。若回者。其至乎。雖上古聖人。亦如此而已。



齊景公出田。十有七日而不反。晏子乘而往。比至。衣冠不正。景公見而怪之。曰：夫子何遽乎？得無有急乎？晏子對曰：然。有急。國人皆以君爲惡民。好禽。臣聞之。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。故得於釣網。禽獸厭溪山而下於都澤。故得於田獵。今君出田。十有七日而不反。不亦過乎？景公曰：不然。爲賓客莫應待邪？則行人子牛在。爲宗廟而不血食邪？則祝人太宰在。爲獄不中邪？則大理子幾在。爲國家有餘不足邪？則巫賢在。寡人有四子。猶有四肢也。而得

代焉。不可患焉。晏子曰：然。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。則善矣。今四肢無心。十有七日不死乎？景公曰：善哉言。遂援晏子之手。與驂乘而歸。若晏子者。可謂善諫者矣。

楚莊王將興師伐晉。告士大夫曰：敢諫者死。無赦。孫叔敖曰：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。非孝子也。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。非忠臣也。於是遂進諫曰：臣園中有榆。其上有蟬。蟬方奮翼悲鳴。欲飲清露。不知螳螂之在後。曲其頸欲攫而食之。



也。螳螂方欲食蟬，而不知黃雀在後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。黃雀方欲食螳螂，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，迎而欲彈之。童子方欲彈黃雀，不知前有浚坑，後有窟也。此皆言前之利，而不顧後害者也。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。人主亦然。君今知貪彼之士而樂其士卒，國不怠而晉國以寧，孫叔敖之力也。

晉平公之時，藏寶之臺燒，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。三日三夜乃勝之。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：甚善矣。平公勃然作色曰：珠玉之所藏也。國之重

虛下一  
有耗字

寶也。而天火之，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。子獨束帛而賀，何也？有說則生，無說則死。公子晏子曰：何敢無說？臣聞之，王者藏於天下，諸侯藏於百姓，商賈藏於篋匱，今百姓之於外，短褐不蔽形，糟糠不充口，虛而賦斂無已，收太半而藏之臺，是以天火之。且臣聞之，咎者桀殘賊海內，賦斂無度，萬民甚苦，是故湯誅之，為天下戮笑。今皇天降災於藏臺，是君之福也，而不自知變悟，亦恐君之為鄰國笑矣。公曰：善。自今已往，請藏於百姓之間。詩曰：稼



稽維寶代食維好。

魏文侯問里克曰。吳之所以亡者。何也。里克對曰。數戰而數勝。文侯曰。數勝國之福也。其獨亡何也。里克對曰。數戰則民疲。數勝則主驕。驕則恣。恣則極。上下俱極。吳之亡。猶晚矣。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。詩曰。天降喪亂。滅我立王。

楚有士曰申鳴。治園以養父母。孝聞於楚。王召之。申鳴辭不往。其父曰。王欲用汝。何謂辭之。申鳴曰。何舍爲子。乃爲臣乎。其父曰。使汝有祿於國。有位

於廷。汝樂而我不憂矣。我欲汝之仕也。申鳴曰。諾。遂之朝。受命。楚王以爲左司馬。其年遇白公之亂。殺令尹子西。司馬子期。申鳴因以兵之衛。白公謂石乞曰。申鳴。天下勇士也。今將兵爲之奈何。石乞曰。吾聞申鳴孝也。劫其父以兵。使人謂申鳴曰。子與我。則與子楚國。不與我。則殺乃父。申鳴流涕而應之曰。始則父之子。今則君之臣。已不得爲孝子矣。安得不爲忠臣乎。援桴鼓之。遂殺白公。其父亦死焉。王歸賞之。申鳴曰。受君之祿。避君之難。非忠



臣也。正君之法以殺其父。又非孝子也。行不兩全。名不兩立。悲夫。若此而生。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。遂自刎而死。詩曰。進退惟谷。

管者太公望。周公旦受封而見。太公問周公。何以治魯。周公曰。尊尊親親。太公曰。魯從此弱矣。周公問太公曰。何以治齊。太公曰。舉賢賞功。周公曰。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。後齊日以大。至於霸。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。魯日以削。三十四世而亡。猶此觀之。聖人能知微矣。詩曰。惟此聖人。瞻言百里。

終

猶一作由

韓詩外傳後序

斯道於天地間寔元氣之敷布無所不在。而分量之大小則自夫人之所至。何如耳。六經元氣所鍾。後有作者弗可及矣。下逮諸子。凡言之可以遠道者。君子欲有所托而傳焉。愛道之心也。予近聞書家塾得先君子所藏韓詩外傳。取而



韓詩外傳 卷之四  
讀之其事肆其變備其義微當為漢人  
之書無疑也乃以質之鵲湖子鵲湖子  
曰固遺書也因復梓之使凡讀經者取  
焉猶幸可以翼道也夫道不常明而載  
之簡策者迺魚兔之筌蹄耳在之能言  
之士類求之詞章翰墨雖其覃精肆力  
不無所得要之則本道也遠矣若韓子

者可以多得乎哉若韓子者可以多得  
乎哉於是乎跋

嘉靖己亥秋八月望月泉薛來書于芙  
蓉泉之秋月亭



春臺先生考訂
寬保二壬戌九月寫本改濟
寶曆九己卯年梓行出來
皇都書林
東都書林
同
莊兵衛

春臺先生考訂

寬保二壬戌九月寫本改濟

寶曆九己卯年梓行出來

皇都書林

堀川四條上町

錢屋忠兵衛

本石町三丁目

前川權兵衛

東都書林

同 莊兵衛





